



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

千年霸陵 谜团解开

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月31日揭晓,它们是四川稻城皮洛遗址、河南南阳黄山遗址、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、山东滕州岗上遗址、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、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、陕西西安江村大墓、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、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、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。

四川稻城皮洛遗址

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,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,地处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。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,东西宽约500米,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。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南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文化层,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、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,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。

河南南阳黄山遗址

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南、白河西岸,分布在一处五级台地组成的高17米小土山上及周围。专家认为,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,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,遗迹规格最高,内涵丰富,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基本特点,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。

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

4700年前的“豪宅”什么样?湖南鸡叫城遗址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的这一空白。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澧南镇鸡叫城村,考古中,工作人员在城址西部发掘区发现了多处大型建筑台基,其上有多组不同时期的大型建筑遗迹,以屈家岭文化二期早段的F63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。该建筑总面积高达600余平方米,专家初步推测,F63距今至少约4700年。

山东滕州岗上遗址

大汶口文化中晚期(距今5000年前后)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。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,连同一批显示了社会剧烈分化、财富集中于大墓、突出器物箱的棺槨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,为实证海岱地区以至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

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

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,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,面积约12平方公里。专家认为,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,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;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,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,同时进一步实证和阐释“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”的基本认识。

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

战国晚期至汉代初期,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时代,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项目,去年发掘的116座墓葬,其年代跨度恰好位于这个历史区间。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,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,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,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。其出土的战国晚期木觚全文约700字,以典型的秦隶书法写成,记述了谋士游说秦王、劝其知足停战,提供了一幅战国后期东方诸侯与秦争斗斡旋的历史画面,而这些内容并不见于传世记载。

▲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出土的陶马。



▲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。



▲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慕容智墓石志盖。



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出的铜尊局部。



▲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。



▲明中都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。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

陕西西安江村大墓

公元前157年,汉文帝病逝,按照他节俭薄葬的遗诏,葬于霸陵,不起封土。因此,霸陵究竟在哪里,成了千古之谜。早在2006年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,在窦皇后陵西侧发现了江村大墓。而元代传世文献记载,霸陵在凤凰嘴,两地相距2000米。2011年开始,考古队对凤凰嘴展开调查勘探,始终没能发现墓葬痕迹。等考古队再次复核勘探江村大墓,“霸陵”之谜才逐步揭开。专家表示,汉文帝霸陵的确认,纠正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千年误会,使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,为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提供了新资料。

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

吐谷浑,这个史书中只有零星记载的高原古王国,这几年呈现给世人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。这得益于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挖掘。专家表示,该墓群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和实物层面,生动揭示吐谷浑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,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、物质生活、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。

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

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。专家表示,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,系统揭露遗址全貌,明确烽燧为唐代“沙堆烽”故址,为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。烽燧发现文书为国内遗址出土数量之最,大量珍贵文物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场景。

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

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。洪武二年(1369年)诏建,六年后以“劳费”为由罢建时已初具都城规模。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,2015年至2021年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,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,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 牛伟坤